

【爾時世尊憐愍阿難及諸大眾。將欲敷演大陀羅尼諸三摩提妙修行路。告阿難言。汝雖強記。但益多聞。於奢摩他微密觀照。心猶未了。】

學佛，我也常常提供諸位同修，學佛的目標一定要在開悟，而不是以記誦為目標。現在學佛的人，大多數在經教上注重在這部經怎麼講法、這段是什麼意思，注重在這一點，這個學法是不能開悟的。如果要想開悟，一定要循開悟的路子去走，一切大乘經典都是指導我們這個方向，達到悟明心地的目標。在《楞嚴經》裡面，可以說章章都是指示這個方向，在此地尤其是明顯。從「七處徵心」、「十番顯見」，一直到此地，阿難與諸大眾還沒開悟。這再更進一步，換句話說，再換個方法來敲一敲阿難與大眾的悟門，總希望把悟門敲開、茅塞拔除。前面半段是結集經的人敘說釋迦牟尼佛的意思。

你看看這個一開端就是『憐愍阿難』，什麼事情值得憐憫？給諸位說，沒悟值得憐憫。因為他沒悟，這再想方法來開啟他的悟門。凡是在事相上修學，一定要先發智慧，為什麼？慧能導行，智慧領導我們修行，智慧做為我們修行的依據。真正講修行是什麼時候？是在聞思修三慧這個時候才契入，換句話說，三學完成以後這才談得上修行。三學常說的因戒生定、因定開慧，慧一開了之後，這裡面才有聞慧、思慧、修慧。聞思修是一不是三，如果聞思修是三那就沒有慧，只能說聞思修，不能講三慧；三慧是一，那個慧就是戒定慧的慧，可見得慧要開了，一定是定成就。心不定，慧就不能夠開發，所以要開智慧先要修定，在此地經上所講的『諸三摩提』

就是定。我們再研究研究，為什麼心不能定？真正要用功不得不這麼追根究柢。心之不能定就是心向外攀緣，要拿《金剛經》上的話來說，咱們凡夫住色生心，住聲香味觸法生心，心就定不下來。

佛在《金剛經》上屢次的教誡菩薩，「不應住色生心，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」；換句話說，就是要把我們的心從六塵境界裡面收回來，心就定了。心定了智慧才能開，這個定了的心就是清淨心，在我們念佛法門裡面來講就是一心不亂，一心就是清淨心，清淨心裡面才能夠生智慧，智慧才能夠指導我們的行門，我們身口意三種行業就有般若智慧指導，這個行就叫做菩薩行，就叫做佛行，行佛所行。由此說來，佛法並不麻煩，是既簡又易，問題我們信不信這個道理？信了之後，我們肯不肯這樣做法？這就是關鍵的所在。這一段的意思剛才說了，修行一定要先開智慧，智慧開了以後還得廣開，我們教下裡面講大開圓解，到那個時候皆可以為妙修之地。

『陀羅尼』是印度話，翻成中國的意思是總持，所謂總一切法、持一切義，拿我們現在的方便話來說，猶如綱領一樣，世出世法的總綱領，在佛法稱之為陀羅尼。不但是總持，上面還加了一個「大陀羅尼」，大字加在此地，就是所謂法界大總相法門之體。而在本經向後經文當中所開出來的，講五陰、六入、十二處、十八界、七大，這都是從大陀羅尼底下開出來的，也可以說下面四科七大就是大陀羅尼。為什麼說四科七大是大陀羅尼？因為佛給我們說破了，四科七大皆如來藏妙真如性。讀這一科經文應當要覺悟，覺悟到四科七大就是法界大總相法門的理體，我們的心焉得不清淨？心必然無所住。心有所住是不認識萬法的理體，以為一切法是真實的，所以他心才有住。實在說，心有住的人不但是迷失了萬法的本體，我再說得簡單淺顯一點，連迷惑顛倒裡面的因緣果報的道理他都不懂。為什麼？如果懂得因緣果報的事情，他的心也不住了。像袁了

凡居士人家心清淨，他並不是懂得大總持法門，他是真正相信因緣果報，一飲一啄莫非前定，我起心動念都是冤枉的。一飲一啄莫非前定，都是前生修得的，今天沒飯吃該挨餓一天，命是如此，強求不得，那又何必多求？所以凡夫之人真正肯定、相信因緣果報，他的心也是定的，定心容易入道，這是修行的本錢。

本經是大乘圓頓法門，你看阿難尊者在前面所啟請的是成佛之道，不是成菩薩道，是成佛之道；換句話說，世尊在本經所開演的全是講成佛的道理、成佛的方法，以及如來果地上的境界。這個境界是高，我們又想想，我們是業障深重的凡夫，我能成得了佛嗎？這樁事情問題就在信心，你相不相信自己能成佛？跟佛在《金剛經》裡面講的都是相通的。《金剛經》裡面佛說過，後五百世，就是末法時期，我們現在鬥諍堅固的時代，如果有人對這樣深的經，《金剛經》、《楞嚴經》都是一樣，《法華》、《華嚴》都是一類的，你要聽了是不驚、不怖、不畏，這個人就很希有。我們聽了這些大經也不驚、也不怖、不畏，我們是不是希有？只怕的是我們是已經麻木不仁，所以聽了不驚、不怖、不畏。不驚就是信得過，不怖就是道理能夠透徹，不畏是不怕、自己可以做得得到，所以希有，他能信、能解、能行。我們如果說是不信、不解又不能行，我們也不驚、不怖、不畏，那豈不是麻木不仁嗎？

《金剛經》上佛說的那番話，用在《楞嚴經》上是相通的；換句話說，在今天鬥諍堅固的時代，我們能信、能解、能行，正是世尊所讚歎的第一希有之人。第一希有是明心見性，才是第一希有；如果不見性成佛，稱希有可以，第一還稱不上。這就是佛在般若會上給我們授記了，我們末法的眾生能做得得到。所以成佛作祖的障礙不在環境，也不在別人，而是自己有沒有信心。我們自己相信自己能成佛，這一生決定可以成佛，相信能作祖就能作祖，總得自己要

有信心。一個人要沒有信心，什麼事也做不成；有了信心，道理懂得之後他苦學，「人一能之，己十之」，別人一遍就會，我不行，我十遍；人家十遍會，我學一百遍，只要自己努力沒有不成就的。可是諸位要曉得，為學與為道大大不相同，為學，學問是要天天增長，知識天天豐富；為道跟為學是相反的，為道要日損，天天減少，減少什麼？減少執著、減少分別、減少煩惱。佛門裡面常講放下，日損就是放下，天天要放下，什麼都要放下，事情天天要做，但是心裡要放下。

昨天菩妙法師請我到他那個廟去應供，我到那裡去吃了餐飯，參觀他的大廟。廟蓋得富麗堂皇，大殿大概可以容納一千人的樣子，大概是我們台灣第一個大殿，它那個柱子恐怕得十個人才能夠抱得起來，太偉大了。我拍拍他的肩膀，我說要培養後人，我們都快要走了，他點點頭，是的！不可留戀。事情要不要做？要做，不能留戀，正在做的時候就要放下，一貪戀就壞了。菩妙法師這個人很不錯，我是在二十多年前就認識他，我沒有出家的時候，在埔里就在一起住茅蓬，跟懺雲法師在一起住茅蓬。我們昨天還談起八七水災，八七水災他在茅蓬裡面還受了點難。我離開半個月，那個地方八七水災，我是沒有碰到，他是碰到了。所以要時時刻刻想到我們要走，還有什麼放不下？還有什麼苦苦留戀的？要走，人人都要走。不要以為年老才走，那個年輕走的人太多了。你要不相信，善導寺大殿底下去看看，你看看那多少年輕的，黃泉路上無老少！

你心放下了，心開意解，這才能入道；心要不放下，障道，十方諸佛來教你也不行。說個老實話，諸佛祖師來教你也就是這個教法，沒有別的特別法門。經典上所記載的，不就是釋迦牟尼佛教阿難的嗎？所以總得要覺悟。覺悟的人，念念為一切眾生著想，絕不為自己著想，為自己想就有障礙，為眾生想、為後世佛法想，想什

麼？令他覺悟，這就叫佛法。不覺則是世間法，我在此地給諸位講佛法，講佛法就是要提醒諸位覺悟之法。前面沒有開悟，後面就要重視了，希望能在經典字裡行間大徹大悟，禪宗所謂是言下即悟。

底下經文這就說到四科，也是《楞嚴經》裡面非常精彩的一段，陰、入、界、處、七大等法，持一切義、總一切法，這叫做大陀羅尼。底下就是二十五圓通，二十五圓通從哪裡來的？陰、入、處、界這四科是開合不同而已，所以說到最詳細的就是十八界。講十八界，那是五陰、六入、十二處都不必講了，為什麼？全都包括在其中。十八界是十八法，十八加上七大是二十五，那個二十五圓通就是從這裡來的。這是把八萬四千法門歸納為二十五個法門，門門都能夠悟入。這個地方的總持，總一切義，在教理上講是四科、七大，二十五圓通，持一切義，總一切法，所以叫做大陀羅尼。陀羅尼，有的時候也翻作咒，譬如有一字陀羅尼、有多字陀羅尼、有無字陀羅尼，楞嚴會上有五會楞嚴神咒，是屬於多字陀羅尼。神咒本來是密說的，可是我們中國古大德灌頂大師，他老人家把五會楞嚴神咒一句一句都註解出來，這個註解的本子就是《楞嚴經灌頂疏》。這個《疏》在台灣還沒有單行本流通，可是過去在大陸上的木刻版本有單行本。

灌頂大師也是很了不起的人，宗教皆通，著作等身，他老人家著作很豐富，現在收在《大藏經》裡面就很多。在台灣楞嚴咒有註解的單行本流通，那就是他那個《灌頂疏》裡面抽出來印的。咒是密說，經是顯說，顯密不二，若問咒的意思，就是經的意思，經的意思也就是咒的意思。經懂得了，咒在行門裡面確實有它的善巧方便；如果把咒語解出來，它那個方便就失掉。所以咒還是不解的好，為什麼？諸位要曉得，講到用功是要叫你放下萬緣。如果咒子意思都明瞭，念一句想一想這個意思，再念一句又想想那個意思，你

那個心就不能得清淨。所以我常跟諸位說，經也沒有意思，這是我叫諸位背誦經典，經沒有意思，跟咒一樣，沒有意思你去念才能夠攝心，才能夠念到一心不亂，才能夠念到三昧現前，才有成就。一面念一面在想意思，就是打妄想，那怎麼能成功？經畢竟是顯說的，確實是沒有意思，可是你在裡頭望文生義。密不但是梵語，六道的語言，看的字也怪，意思又不懂，容易攝心，所以在行門裡頭確有其方便。這個道理你要是真正懂得，怎麼用功法你自己就會，不必別人多說。

現在楞嚴會上佛所講的真覺妙心，是諸三昧妙修入門的基礎。如果要是不能通達而修行，那就是我們平常所講的盲修瞎練，說食數寶。以「諸三摩提」，諸三摩提具體就是指二十五圓通，由二十五位菩薩來代表諸三摩提。一一三摩提無非全是稱性起修，了修即性；換句話說，二十五位菩薩所修的都是首楞嚴三昧。這個二十五圓通章裡面有「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」，諸位要是能夠體會到這一層，你就曉得，念佛是修大佛頂首楞嚴王三昧，不簡單！比一般禪宗裡面所講的還要高，誰知道？都以為念佛沒有什麼了不起，老太婆教；換句話說，他對念佛法門理論與方法都是一竅不通，講的外行話。

這個事情我過去也跟諸位講過，我都碰到過這種人，什麼人？日本的法師，日本的佛學博士在我們台灣大學教書，台大的客座教授。很多年前，臨濟寺第一次傳戒的時候，好像是五十一年第一次傳戒，我在戒壇裡面做書記。有個同學領著日本的佛學家博士來看我，他來問我研究什麼？我那個時候正研究《楞嚴經》，正在學的時候，在研究《楞嚴經》。他問我修什麼法門？我說我修念佛法門，他一聽，好像很輕慢沒瞧在眼裡，瞧不起，用一種譏諷的口吻說，「《楞嚴經》與念佛法門有什麼關係？」很輕藐，藐視輕慢的口

吻來問我。我反過去問他一句說，「觀世音菩薩跟大勢至菩薩，與念佛法門有什麼關係？」他二話都不說，就走了。《楞嚴經》裡面頂重要的就是觀世音菩薩、大勢至菩薩，你要是說《楞嚴經》與淨土沒有關係，這兩個菩薩在二十五圓通裡代表特別法門，那怎麼沒有關係！可見得那個日本博士頭銜是有，肚子裡一肚子草包，這麼明顯的都看不出來。念佛修的是大佛頂首楞嚴王三昧，《楞嚴經》怎麼不是淨土中心點！所以那個日本人我們不要被他嚇唬到，他那些博士我看都不值錢，都是不通。

首楞嚴王三昧，佛在前面說過是十方如來一門超出，所以叫做『妙修行路』。這幾句話是結集經的人敘說世尊開示底下一大科用意的所在，這個幾句話給諸位說，是重要的提示；換句話，就是指導我們讀下面一大科經文的總綱領。你要把握不到這個總綱領，下面經文念了恐怕還是不能開悟，在看諸菩薩的熱鬧而已，他們悟入了，悟入了與我何干？不相干。這幾句話你要是體會到，你就曉得後面句句話與自己有關係，有大利益。

我們就看底下經文，這是世尊的開示。『告阿難言，汝雖強記，但益多聞，於奢摩他微密觀照，心猶未了』。這些話跟阿難講的，實際上就是跟我們講的，我們現在犯的毛病跟阿難的毛病是一樣，你們諸位想想是不是？「但益多聞」，這個也想學、那個也想學，表面上看起來不錯，某人好學，學世間法可以，學出世間法錯了。世間學跟出世間學，學是一個字，可是學的理論依據、學的方法、修學的境界是不相同的。我們要說明，這部經跟一切大乘了義的經典是同一個方向、同一個理論的基礎，是以生信開解建立妙修之因，然後才能夠起行證果，成就妙修之果。我們在《華嚴》裡面、在《彌陀疏鈔》，以及最近講的《法華經》、《大智度論》裡面，都是以信為基礎，「信為道元功德母」。我們其他的不談，如果能

把信心建立，那我們學佛就算有成就了。你有了信心，以後解、行、證無非這個信心逐漸的加強而已，到成佛這個信心是圓滿究竟。所以，信心建立就上軌道，就是菩薩道。

我們再問問自己，我信不信？這個地方諸位千萬記住，不是問你信不信佛教，不是你信不信釋迦牟尼佛，也不是問你信不信《楞嚴經》？這些都不相干。問的是信不信自己能成佛、能成菩薩，能到西方極樂世界跟阿彌陀佛拉拉手，相不相信？信佛教、信經典都沒有用處，信自己才有用處，信解行證都是在自己分上，不是在自己以外。所謂解就是開悟，悟個什麼？人我不二，生佛不二，眾生與諸佛不二，性相不二，萬法皆如。天台講的百界千如，百界千如就是萬法皆如、就是萬法不二，這叫開悟、這叫解。所以我們講信解行證，諸位千萬不要把解當作大概是經的道理都懂得，那就壞了，剛才給諸位說，經沒有道理，你要是懂得，那不就生邪知邪見嗎？

解就是見到諸法實相，所以佛說的一切經，給諸位說，就像指路牌一樣，禪宗裡面把它比作指月的手指，經典就像手指一樣。指的什麼？月亮，月亮在天上，月亮不在指頭上，你要是把指頭當作月亮，那不就錯了嗎？怎麼能夠把經典這個字怎麼講法、這一句怎麼講法、這一段怎麼講法，「我都解了，這個經我都懂了」，胡說八道。你看開經偈裡面講，「願解如來真實義」，如來真實義在經的外面，經是個手指，真實義在天上，信解行證這才叫做解。解了以後，般若智慧開了，你的日常生活穿衣吃飯，像釋迦牟尼佛入舍衛大城乞食，天天就是日常生活，須菩提看出苗頭來，讚歎「希有世尊」。為什麼希有？起心動念、所作所為，都是依般若智慧做理論的依據，所以才妙、才希有。妙的希有在哪裡？再給諸位說得明白一點，一切不執著、一切不分別，恆順眾生、隨喜功德，這是第



一希有，這叫修行。所以，悟了以後修什麼？就修一個恆順眾生、隨喜功德，一切境界裡面絕不動心、絕無染著，樣樣都做。六根接觸六塵境界，並不是不接觸，接觸而不動心，接觸而了了分明。像六祖大師所說的六根接觸六塵境界，生八萬四千智慧，他不生煩惱。

我們凡夫的行不妙，為什麼？生煩惱，眼見色生煩惱，耳聞聲生煩惱，六根接觸六塵境界生八萬四千煩惱。菩薩六根接觸六塵境界生八萬四千智慧，那怎麼不妙！這才是希有，就這麼個道理。你要是真正悟了之後，你就生智慧不生煩惱，這就是開悟；如果還生煩惱不生智慧，沒開悟，那不是悟的相，悟的相一定生智慧，法喜充滿。這是講到修因，悟後起修就是這個修法。要從本經地位上來說，初住菩薩以上，從初住到等覺都是在修因，到如來地才證果，所以這個修叫「妙修行路」，然後才能成就妙修之果。由此可知，這部經所說的理論、道理、方法，完全都是趣向如來藏，我們就比喻說是高速公路，你找到這個門路，成佛就快了。佛的意思正是說給阿難與這些大眾，先說離言說、離境界，直趣菩提妙行的大道。

但是最怕的就是你的毛病習氣不除，習氣是什麼？就是強記、多聞，這是毛病，這是習氣。阿難在世尊這會上，確實代表了後學大多數人統犯這個毛病，只曉得強記，只求多聞，這怎麼樣？一天一天增長名言習氣，而於奢摩他微密觀照就造成一種障礙。我說了這些，其實這個事情是麻煩事，怕諸位聽了之後，「好，從此以後我就不要再記了」，這就是眾生習氣毛病，處處著相。告訴你有著不得，好，就著空了，不著有了，他就著空；告訴你空著不得，好，著不得，著有了，總是兩頭著。你要不記，我叫你背經你就背不出來，為什麼？不記，背不出來。記不對，不記也不對，現在在目前背經，給諸位說要記；實在記不住，記不住就不要記，不要勉強

，你看這個方法多妙。如果能強記，這部《楞嚴經》兩個月就會了，這是最好的；不能強記，背個半年、一年，能背下來也不錯。

為什麼叫你背？這個背，諸位要記住，不是強記、不是多聞，背經的目的是開智慧。我一再跟諸位說，三學三慧一次完成，這個法子妙極了。因為你背誦經典的時候，你心裡面不會起妄念、不會起惡念，諸惡莫作。心裡還想壞主意，經怎麼背得成功？那一定背錯了。要背得不錯的話，心要淨、心要專，所以說諸惡莫作。經典是佛的言語，善中之善，背經就是眾善奉行，你看戒律具足了。這個法子妙，戒律一點都不欠缺，三聚淨戒圓圓滿滿都在其中。所以這個話聽了，你能夠不驚、不怖、不畏，很希有！一般持戒的，「這樣我戒都不要修了，這還得了嗎？」他先就害怕、就恐怖了。為什麼？他不了解這道理。三聚淨戒那些條文幹什麼的？都是叫你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。而我們背經已經是諸惡莫作、眾善奉行，這個戒律就具足了。

背經要專心，專心就是修定，不但是修定，再給諸位說，無量三昧也統統具足。無量三昧在此地怎麼解釋？我們在《華嚴經》裡面講得很多，無量的三昧就在背經裡頭具足了。經文從「如是我聞」到「信受奉行」，一個字沒念錯，一個字也沒有念顛倒，字字分明就是般若具足，戒定慧就在背經上就具足了。可是這裡頭你可不能說這一句怎麼講、那句什麼意思？你一動這個心，統統沒有了，戒沒有了、定沒有了、慧也沒有了。所以諸位要曉得這一點，當你背誦經典的時候，你要想經裡頭什麼意思、怎麼講法，或者背的時候，「我悟出個什麼意思出來」，那真是妄想。不是給你說沒有意思嗎？你怎麼會悟出意思來？六祖所說的「本來無一物」，你有了意思不就出了一物嗎？我都是教給諸位走開悟的路子，真正是從經典裡面所說的生信、開解、修因、證果。

佛在此地責備阿難尊者博聞強記是毛病、是習氣，是要不得的，我們今天還能幹這個事情嗎？你們諸位要從這個地方體會到了，你就曉得我跟你講的話是真實的。我說你們在我講堂裡面聽經有受用，你們聽我廣播，受用要差一等。為什麼？講堂裡面講的沒有一絲毫預備，講經之前經本連看都沒有看過。這是你們現在大家都曉得，講完了，你看看那個夾子一夾，你們都給我收起來，再講的時候才拿出來，你能聽到一點真東西。廣播電台現在它要我寫出來，這一寫就落在意識裡頭，就要想想這一句話怎麼講法，這就不行，雖然在文字上順了一點，意思上隔一層。講台上雖然是胡言亂語、亂七八糟的，意思很真，言語是亂七八糟的，你要記錄下來沒體系，不成文章，可是意思很親切，直接的，我教諸位是走真路。

「奢摩他微密觀照」，這個道理不能夠明瞭，就是多聞強記，病就在這個地方。說到這裡我又要教給諸位，學佛，經可以多看看、可以多聽，但是不要求多，有個求多就壞了，隨緣。譬如我們這個講堂講的東西不少，好多個科目，你遇到了，緣很殊勝，都可以聽，這些經都可以看，這不求自得了，沒有求的心。有一念求的心就錯了，就落到名言習氣上去。還有一點你要記住，我所給諸位講的處處是啟示你，剛才說了，生信、生解、修因、證果的道理。真正用功怎麼用法？就是我跟你講的背經，照我那個方法去背，從頭到尾不起一念，一直這麼背下去，你要能背上三千遍，像法達禪師一樣，你也就開悟了。我們看看《高僧傳》、《居士傳》，從前開悟的人那麼多，他憑什麼？都是用的這個方法。我們現在學佛的人這麼方便，開不了悟，毛病就是在多聞強記，毛病在此地，這是眾生多生多劫的習氣。譬如這部經，那個意思不懂，念起來枯燥無味不想念，我一講解就提起你的興趣，聽過一遍，大意懂得就可以，不必再要去深究。大意懂得就可以了，然後就用功夫，把自己本性裡

面的《楞嚴》悟出來，比死守釋迦牟尼佛的《楞嚴經》，那要高明太多！要懂這個道理。

還有一點，也得要深究，一方面用功、一方面深究，那是為什麼？為了弘法利生，講給別人聽的，這有必要深究。如果不是發心講這部經，你要在這裡面深究就錯了。實在講，講經，深究一部經典，初學的時候是有必要；可是真正要能講，還是要從自性裡頭悟出自家的《楞嚴》，那個講了才有味道。所以這個錄音帶，你們在講堂聽講經的這些同修，還用得著錄音帶嗎？如果再用錄音帶聽一遍、再聽一遍，那你就比阿難還不如，你走的是強記多聞的道路。錄音帶給什麼人？給沒有機會到我們道場聽經的人，給他們聽，便利他們。就是說要走開悟的路，真正的學佛，不要學假的，鑽在名言裡面，這個名字相、言說相裡頭，那是搞假的，不是搞真的。

什麼叫奢摩他？實際上這些名詞前面都講過的，怕諸位忘記，在此地略略再提一提，「奢摩他」就是自性本來具足清淨的心體。奢摩他，原來天台家翻作止觀的止，微密觀照就是觀，所以天台家是用三止三觀來解釋《楞嚴經》的「奢摩他三摩禪那」。交光大師不同意天台的看法，他有他的道理，因為天台的三止三觀是用的意識，而《楞嚴經》裡面交光大師提的「捨識用根」，他不用意識；換句話說，交光大師的看法，奢摩他三摩禪那比天台的三止三觀要高得太多。因為三止三觀是用意識心，而他是用根中之性，他是離心意識，完全是自性裡面的性定。自性裡面的般若觀照，微密觀照，這是本具的照體，古德解釋說：離妄絕相叫做微，即相無相叫做密。

本經「十番顯見」最後這一章，講到「見見非見」，那真是微密觀照，乃至後面所講到七大周遍，正是離妄絕相。微密觀照就是本性裡面的般若智慧現前，這是我們通常講的真智慧，真智慧現前

之後才談得上真修。智慧沒有現前則談不上真修，我們的修行等於是走路沒有上軌道，還在摸索，好像是迷失方向了，道路還沒有走得對。譬如我們到南部去，走高速公路，沒上高速公路都在旁邊轉，找不到從哪裡上去，這就是沒見性之前的事情；見了性就等於上了高速公路，那是一直平坦的大道。由此可知，開智慧多麼重要，如果我們疏忽了開智慧，修行就得是要走迂迴的路子，要吃很多的苦頭，要惹很多的麻煩。今天鐘點到了，還是早一點下課，這一段意思還沒有給諸位講完，不要看經文幾句話，其味無窮。下次再說。